

“阳光下的守护”·法治文苑

在历练中成长

□ 赵春莉

我是2010年进入到指挥中心办公室工作的，至今已有十五年的时间。在这十五年的时光中，经历了时事变迁，有过工作失误时的面红耳赤，有过受到认可时的心花怒放。我的体会是，在办公室工作要做到“三用”，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用心

办公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写材料。对于我们而言，材料的收集整理审核是一个连贯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形成完善可以上交的材料，是让人心情愉悦的。但是在材料中出现诸如错别字、标点符号之类的错误，是致命的。

我觉得将“医者不自医”，用在审稿上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自己写出来的稿件，审阅好多遍，都认为是完美的，可如果换一个人审核，换一个思路，可能就会发现一些问题。

之所以对这件事深有感触，是

因为在一次需要上报汇报材料时，出现了让我们一直引以为戒的教训。那份上报的材料我们做过N次修改，因为临时加内容，改的着急，出现了明显的错字。主任说，本来材料写得不错，结果一个错字成了败笔。可能有人认为一个错别字不算什么事，可对于办公室的人而言，这是工作上的不严谨不尽心。这篇用红笔标注错字材料，一直挂在办公室，于新人是一种提醒，于老人是一种自警。

用情

群众工作无小事。指挥中心办公室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接待来访群众。来访人涉及的情况多且复杂，来访内容一是案件类；二是需要帮助协调各部门解决问题；三是不满公安工作的投诉。

我们作为第一接待人，有时会遇到情绪激动的来访人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态度平和，无论遇到情绪多失控的群众，都要耐心倾听事情的经过，缓解他们的负面情绪。我

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，孩子因为意外而身亡，涉及各相关单位程序问题而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，她到我们单位时，人已经哭到无法站立，当时我们先平复她的心情，联系120，再积极协调各单位，询问具体的办理事宜，并给出了明确的结案时间及办理结果。

在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中，我们始终用情待人，并将她的相关情况上报，与她所在辖区的派出所、民政及街道等单位开会研究，协调部署，做到时时关注老人的情况。对此，老人相当满意，给办公室送来了写有“人间自有真情在 用心为民执法者”的锦旗。这一面锦旗，是对我们工作的褒奖，激励我们始终秉承“人民公安为人民”的初心，不断提升工作质量，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和满意。

用脑

前几日，已调岗的一位同事过来看我们。在聊天的过程中，她说了一句让我一直记忆犹新的话，

“幸亏我是从办公室出去的，干什么事都不在话下”。比如组织一个活动，从人员安排部署到现场流程……任务一来，所有的事情，已经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构思。

别看我们说得轻松，那可是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我刚入职不久，单位承办一个重要会议，会议工作材料和场地等各项工作都安排得当，但却忽略了向门卫沟通情况，导致参会人员进门受阻，虽然没有耽误会议的最终举办，但安排会议显然出现了瑕疵。我们主任结合这个例子对我们讲，看似最简单不过的工作，却包罗了万象，也更能从细节上考查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水平。

事有所成，必是学有所成。用心品读“办公室”这本现实版的教科书，是我们的必修课。我们以饱满的热情执行每天不同的工作任务，在努力工作中锤炼自己，成就梦想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）

□ 王青山

在春季应征入伍的时间节点，体检合格，政审过关，两个环节顺利过关，侄子言谈话语中都透露着难以遮掩的笑容。

侄子大学毕业时间不长，就说要参军入伍，他的言谈中虽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保家卫国的宏愿和高大格局，却不停地念叨：他从小就在心底由衷地羡慕那身军装，梦想穿上那身橄榄绿，去充满好奇和神秘的军营里磨炼自己。一家人听了侄子的愿望，都分外高兴，一致赞同他的选择，全力支持。

定兵了，侄子兴奋得一夜未眠，为自己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，激动而又紧张得辗转反侧、坐立难安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集训的日子里，面对超常的训练科目，侄子没有一声抱怨，没喊过一声累。总是尽自己的全力让每一个科目的训练考核都名列前茅，极力地抓住每一次考验自己的机会，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。

集训结束了，侄子即将踏上他的军旅生涯。全家人都为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欢欣鼓舞。

初春的日子，天空辽阔，几片絮状浮云继续飘远。路边零星的绿色散发着稚嫩的生机，几只喜鹊在树梢上“叽叽喳喳”着热闹地吐糟着春寒，仿佛是在为这些新兵表示庆贺，又像是在热闹地为他们送别。

集结了，一个个血气方刚的身躯，整齐笔挺地排列在整装待发的军车一旁，侄子早早地就积极进入队列之中。不远的地方，送行的亲人们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地站在路旁，安静地凝神注视着这些即将翱翔的雄鹰，目光中充满了骄傲、自豪、喜悦，还有些难以名状的依恋和不舍。有的母亲的双眸中还闪烁着晶莹的泪花，令人动容。

蓄势待发之际，这些马上启程的新兵和自己的亲人进行短暂的话别。瞬间，一枝枝橄榄绿被分别簇拥着，围裹在一个个由亲人们自然而然地围成的圆圈形人墙的中心，就像一圈一圈的落红的涟漪点缀在路边，涟漪的中心都呈现着一朵红艳艳的花儿，格外的醒目，分外耀眼。亲人们像众星捧月一般将这些新兵紧紧地围拢着，相互之间千叮万嘱咐地关心着、嘱托着。一时间，空气中充斥着紧张而又轻松的暖流，时间是紧张的，亲情又是轻松的。时而，欢声笑语扰动树梢，时而，轻声哭泣浸染红花。亲情这道门槛，此刻显得那么难以逾越，显得那么弥足珍贵，那么令人心潮激荡。

一面是即将远离的亲人，一面是马上就可以挥动的理想的翅膀。侄子那红彤彤的脸上洋溢着无法掩饰的喜悦，一袭飒爽的橄榄绿，胸前的红花格外灿烂，引人注目，他仿佛要用红花遮掩下的那奔涌的满腔热血去挥洒军营，去书写自己的壮美青春。他的性情刹那间变得成熟，亲切地宽慰着依依不舍的母亲，轻轻地拂拭着母亲那通红的双眼，静静地倾听着母亲那一遍遍地略带沙哑的轻声叨念“到部队要听领导的话，要遵守规矩，不要怕吃苦，脏活累活要抢着干，千万不要想家……”，看着母亲慈祥而又略显憔悴的面容，侄子不安地连连应诺着。

军车启动了，看着那一抹抹略显稚嫩的橄榄绿渐行渐远，直至脱离视线。有些空落的内心瞬间又被祝福填满，祝愿侄子和新兵在军营这个火热的熔炉中千锤百炼，淬火成钢，破茧成蝶，去勾勒出自己完美的人生画卷，早日成为栋梁之材。

（作者单位：吴桥县公安局）

徒步东灵山

□ 文/图 孔大龙

盛夏的周末，晨曦初露，天际刚晕染开一片朦胧的鱼肚白，我已整理好行装，汇入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“驴友”之中，搭乘中巴，向着远在二百多公里之外的京西秘境——东灵山，欣然进发。

车轮飞驰，碾过平坦的高速公路。窗外，挺拔的行道树列队相迎，广袤的华北平原铺展着绿油油的田园锦绣，如同一幅幅流动的、充满生机的画卷。经过进京检查点的短暂驻停后，车子旋即驶入盘桓的山道，蜿蜒着进入北京门头沟的腹地。凭窗远眺，但见层峦叠嶂之上，白云如絮，悠然游弋，为巍峨连绵的太行山系上了一条飘逸的丝带，更衬出夏日山峦的雄浑俊朗与盎然生机。经过不足四小时的车程，我们便抵达了这处令无数户外爱好者心驰神往的原生态胜地——东灵山。

伙计们装备精良，登山杖、护膝、冲锋衣一应俱全，俨然是经验丰富的山野行者。唯有我，因是初次跟团，只一身轻装，两手空空。这份“无装备的轻松”倒成了意外的自在。脚下的路，时而泥泞湿滑，时而碎石硌脚，曲折折，引领我们向大山深处进发。

东灵山，被民间誉为京西的“珠穆朗玛”和“北京屋脊”，更是华北地区经典的户外徒步天堂。徒步非我所长，所幸尚能用镜头捕捉山魂。行至风光绝佳处，我便放缓脚步，凝神屏息，任由相机的快门“咔嚓”作响，贪婪地将眼前流动的诗意——山峦的轮廓、云影的变幻、草木的葱茏——悉数定格成永恒的画面。

离开“钢筋水泥”的工作环境，此刻，我全然置身于这片“京西空中花园”的清凉之中。山风带着野花的清芬与草木的微湿拂面而来，空气清新



得仿佛能洗涤肺腑，周身被宜人的凉爽包裹，顿觉心旷神怡，俗虑尽消。地质的伟力在此展现无遗：断层山与褶皱山犬牙交错，奇峰突兀刺破青天，峭壁如削，诉说着亿万年沧桑。各色高山花卉不畏风霜，在岩石缝间、草甸之上肆意绽放，姹紫嫣红，将天地织成一幅宏大而绝美的天然锦缎。静立其中，仿佛能听见山风的低语，溪流的弦歌，感受到每一株草木蓬勃的生命脉动。这不是简单的观赏，而是一场与天地万物的深情对话，令人沉醉，流连忘返。山形水势，云影天光，皆与此刻的心境交融互渗，浑然一体，铺陈开一幅意境悠远的流动长卷。

沿着开阔的古马道前行，不时有骑马的游客经过。淳朴的马夫牵着

缰绳，热情地招揽着生意，那悠扬的吆喝声在山间回荡。远处，成群的牛马悠然自得，或埋头啃食着鲜嫩的青草，或偶尔引颈长嘶，扬蹄奔跑，那矫健的身姿和嘹亮的嘶鸣，仿佛是在向这广袤的天地宣告着它们自由不羁的存在。这里的一切——山峦、溪流、野花、牛马乃至拂过草尖的微风——都仿佛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，共同参与着一场宏大而和谐的自然交响。置身其间，尘世的喧嚣与烦忧被彻底隔绝，心灵如同被清泉濯洗过一般，只余下一片明朗的宁静与难以言喻的平和。

登上海拔2303米的顶峰，极目四望，东灵山风景区那辽阔壮丽的高山草甸尽收眼底。我曾听闻它被誉为华北最大的“空中草原”，此

刻，我正漫步云端。脚下是如茵的绿毯向天际蔓延，头顶是仿佛触手可及的湛蓝苍穹。风过草甸，掀起层层绿浪，衣袂翻飞间，仿佛在与天地共舞，一种挣脱束缚、拥抱自然的自由感油然而生。登临东灵之巅，让人在天地的大美中，真切地触摸到造物的雄浑与生命的渺小。

当双足踏过山野，心灵沐浴东风，那份由内而生的充盈与宁静，或许正是我们于案牍劳形之外，孜孜以求的生活真味——在自然的怀抱中，找回自我，让疲惫的灵魂得以栖居、丰盛。这一日的东灵山行，便是这真味最醇厚的馈赠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沧州市公安局公安交管支队）

茶韵军魂

□ 孙长林

四月的风，裹挟着川西坝子特有的湿润水汽，悄然拂过德阳街头。我站在滨河茶馆的竹篱前，目光掠过一张张面孔——岁月这位无情的雕刻师，早已将当年军营里顶烈日、战风沙的青春容颜，刻上沟壑，染透霜华。

“老李！”“老刘！”“老孙！”“老廖！”……河南话的硬硬撞撞，把蜀音的婉转。伸出的手，绝非客套相握，如同当年训练场摔打后互相搀扶那般，紧紧攥住对方结实的小臂。力道沉沉，是三十年光阴的重量。

一九九二年冬，朔风摇动着豫北的村庄。意气风发的我坐上了北上参军的绿皮火车。下火车，坐篷布车，来到了北京海淀营盘。我对京畿重地的美好向往，瞬间被凛冽的风撕碎。它如裹冰的鞭子，专往骨缝里钻，抽得脸颊生疼。操场边，残雪顽固地粘着冻土，泥泞刺骨。山西班长的口令如炸雷劈头砸下，一群五湖四海的毛头小子——夹杂着好些开口便是“要得”“莫得事”的德阳同年兵，在吼声中猛地扑进冰水混杂的匍

匍匐。新兵连长背手踱过，看着我们泥猴似的狼狈，言语里透出赞许：“行！这拨兵，骨子里都带着股倔！”那带着金属般颤音的话语，三十多年了，还在耳朵深处铮铮作响。

军营最初的烙印，是深入骨髓的冷。新训结束分到警卫排，大门岗的风，仿佛生了细密的针脚，编织着无边的孤寂。我和老刘攥紧冰凉的枪托，耳朵竖得生疼，竭力捕捉风掠过枯枝时每一丝可疑的异响。天边挣扎出第一丝灰白时，冻得几乎麻木的身体里，缓缓蔓延起一种近乎悲壮的踏实——这一夜的黑与冷，算是替兄弟们，替这营盘，顶住了。

夏日，汗水湿透的军装黏在后背，海淀飞扬的尘土味混着年轻躯体蒸腾的热气，笑骂声中毫无芥蒂地搅成一锅滚烫的“粥”。脸红脖子粗的争执，骨子里是把对方当了自家兄弟才有的不客气；那些磕绊，磨到最后，竟成了能把性命都放心托付的、无需言说的信任。

后来，在领导的帮助和战友支持下，我考上了军校，离开了原部队，也告

别了那些一起摸爬滚打的德阳兄弟。肩上扛上了星，担子更重了，可骨子里那份牺牲一点没丢。

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。脱下军装那天，指尖触到冰凉的领花帽徽，心猛地一缩。连长那句“骨子里倔”猝然撞上心头——原来这倔强，早已如豫北平原的黄土，和着汗与血，深深揉进了骨头的每一条缝隙。走出军营的大门，脚步沉重如灌铅。

军绿褪去，换上了藏蓝。我的战场，从一个营区悄然挪移到燕赵莽原上。守护的，依旧是头顶那片天，胸中那颗心。岁月无声流淌，儿子大学毕业也走进了军营。有次去看他，他正猫着腰，全神贯注调试相机镜头，侧脸紧绷，眉头微蹙，那股子初生牛犊的生涩与专注的倔强劲儿，活脱脱映出了我年轻时的影子。

德阳重逢，老战友们寻了石雕公园的露天茶馆。战友们摩挲着温热的茶碗外壁，轻轻撇开浮面的几片青绿茶叶，如同撩开一层层覆盖旧日时光的薄纱。滚烫的茶汤滑过喉咙，是生死相隔的苦涩，更是血火共同淬炼出的、浓得化不

开的情义。

半晌，老赵把茶碗重重顿在斑驳竹桌上，沉闷一响。他指关节敲着桌面，眼圈通红，嗓音却陡然拔高，如当年喊口令般硬朗清晰：“弟兄伙！三十年！风里浪里，生生死死！咱们这群泥巴地里滚爬出来的老梆子，这身精气神，这腔子血，没给那身军装丢人！没给‘同年兵’这块沉甸甸的牌子抹黑吧？！”

“没丢！”
“不抹黑！”
闷雷似的应和声在茶烟里炸开。他那眼里跳动的火苗，分明还是当年泥水里匍匐、哨位上挺立时，那股子梗着脖子、死不服输的硬劲！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了些，却更实：“好在……有荣会长牵头，有互助会。咱们凑了份子，去看先走兄弟的屋里人，娃的学费……大伙儿盯着呢。”这话像块炭，丢进沉默里，燃起了带着责任的暖意。

步出茶馆，日头西沉，河水被染成一片流动的金红，低语着流向远方。沿河岸踱步，德阳的风温柔地拂过脸颊，仿佛要抚平那些沟壑……曾经那站台上亲人湿润的眼角、海淀营区刺骨的泥泞

寒风、初识德阳兄弟稚嫩的吵嚷、告别军装沉重的脚步、儿子执镜紧绷的侧脸、茶馆里那只空椅和沉默升腾的青花盖碗……无数光影在鼻尖残留的茉莉茶香里翻腾、重叠。

营房的绿会褪淡，军装的样式会更迭，同路的兄弟终会挥手作别，可那熔铸在青春血肉里、在同一年猎猎军旗下结下的情义，却像这巴山深处的磐石，任风吹雨打，兀自岿然。

硬朗、坚韧的倔强，是当过兵的人烙进魂魄的印记。它在冰冷的钢枪与岁月的镜头间无声传递，在一代代仰望同一面空落的内心里默默延续，更在这一碗碗温厚绵长、氤氲水汽的德阳盖碗茶里，被光阴的文火细细煨炖，熬炼出穿越生死、历久弥深的暖意。

时光不会停留，纵使白发如雪，覆盖了青葱，但那面血染的经纬里，永远织着我们共同的姓名——无论来自安阳古城，还是德阳蜀道。以及，那在德阳温润茶烟里愈显醇厚、在守望相助中愈见灼热的——永不消散的军魂。

（作者单位：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）